



嚴歌苓在2014年香港書展。

嚴歌苓：從讀書人到寫書人

超強颱風「威馬遜」的狂風驟雨絲毫沒有減退香港書展的熱度。當天嚴歌苓的講座現場極為火爆，逾千人前來爭睹其風采。

一身素色連衣裙，黑色高跟鞋，時尚、幹練是她給人的第一印象。剛剛落座，這位率性幽默的女作家就打開了話匣子，講述了自己從讀書人到寫書人的心路歷程。

《拜倫傳》塑造了我「鐵一般的意志」

嚴歌苓說自己很「幸運」，因為她生活在一個「讀書是一件特別自然的事」的家庭。祖父是留美博士，家裡「四壁都是書」，4歲時她會很自然地打開一本《唐璜》，雖然還不怎麼識字，但是書裡的插圖和愛情故事，讓她懵懵懂懂地一頭就扎進了讀書的世界。

最初那幾年，她形容自己的狀態是「嚼不爛就生吞下去」。比如《安娜·卡列尼娜》裡的愛情，比如《紅樓夢》裡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小心思，是年幼的她還讀不懂的。她只是覺得「有趣，很有味道」。

真正對她的價值觀產生重要影響的閱讀，是在她從軍時。13歲時，她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區文工團，從此開始了15年的從軍生涯。幼年時她將文學閱讀當成「理所當然的事」，到了軍隊卻面臨著文學的斷崖。「平常只能讀《毛澤東選集》，閒下來時總覺得缺點什麼。」

嚴歌苓隨後講起了自己「桃樹林偷書」的故事。一次偶然的機會，她發現部隊桃樹林後面的倉庫裡有很多外國小說和人物傳記，由於長期閒置已經變霉發軟。她就和戰友一起，先把書綁在腿上，再用寬大的軍褲遮住，一路小跑偷回宿舍裡。

「當時印象最深的是《拜倫傳》，可以說這本書塑造了我的意志。」嚴歌苓說。在她看來，拜倫擁有「鐵一樣的意志」，是一個為理想戰鬥一生的勇士。正值花季的嚴歌苓就告訴自己：「我不可以被任何人控制，也沒有任何事情是我做不到的。」直到現在，每一天她都會堅持坐在書桌前創作，每一天也都會產生「前一天不能預期的故事片段」。

嚴歌苓說，就像跑步，經歷了一個累得快死掉的狀態後，大腦會分泌各種興奮的多巴胺，這種狀態是「狂喜」。小時候我們知道甜是好的，長大後就要學會吃苦，苦中作樂，才是種極致的快樂。

「寫書人最脆弱，每寫一本書都要崩潰兩三次」

從《少女小漁》、《天浴》到《金陵十三釵》、《陸犯焉識》，嚴歌苓可以稱得上是目前中國少數高產、高質、涉獵度廣泛的作家。幾乎每一部作品都榮獲了國內外各種重要文學獎項的她，卻經常在寫書時「充滿著不自信」。

她說，創作者是最脆弱的，在寫作過程中總會遇到極端黑暗的階段，很多時候會「想撞牆」。幾乎每次寫作時都會有兩三個階段，覺得整本書都是敗筆，自己已「江郎才盡」。「我總是跟我的先生一邊喝紅酒一邊哭訴，絮絮叨叨地說我怎麼可以寫得這麼差。我還會拿出以前的得意之作比如《白蛇》、《扶桑》出來看，然後再全盤否定正在進行的創作。」嚴歌苓說。

根據她的小說《陸犯焉識》改編的電影《歸來》此前不久正在熱映。嚴歌苓表示：「這是我花了最大心力去完成的創作，寫作時也最痛苦。」

這部作品是以她的祖父為原型，並參照另一個老人在監獄裡的故事。為了寫好祖父，她思考了20多年，一次又一次去主人公作為右派被禁錮的流放地青海去訪問，跟監管人員交談，還一次次往返於主人公流連的華盛頓、上海去體驗生活。

然而，等到編輯催著交稿時，她依然惴惴不安，還是有種「要燒掉書稿的衝動」。交稿前一天，她又通讀了一遍，還是感覺「糧草不足」，又苛刻地刪除了10萬字。「2%的原型，加上98%的創作，要揣測祖父的心理變化和情感狀態，這個對我來說真的太難了，總覺得一不小心就會滑脫自己的控制。」她說。

讀書，能讓你找到「避難所」

「每天有一段時間，你把社會上煩心的事情忘掉，專心地讀一本好書，你就找到了避難所。」嚴歌苓說。



在她看來，讀書人最自由，因為他會有跟自己獨處的空間，會有一個世界讓他在裡面去遐想，把大量的寂寞時間化成珍貴的自我世界。

從1989年開始，她一直在國外生活。美國、非洲、台北、柏林……跟隨着他的外交官丈夫，幾乎每過兩年她就會換一個國家去生活。嚴歌苓開玩笑地說，有時感覺自己是一個「吉普賽人」。

每到一個地方，她會做一個率性好奇的食客，也會遊覽當地的名勝古跡，還會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然而「讀書、讀好書」永遠是每天的精神功課，她一日也沒有荒廢過。對於「好書」，她的定義是「你沒有想過取得回報的，能沉潛身心的，就是好書。」

「李嘉誠說過自己從來不看小說，不看『沒有用』的書。但我卻要說，優秀的文學作品永遠能夠滋養人心。只要長期浸潤其中，你的氣質會大有提升。」嚴歌苓說。



Q&A 嚴歌苓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陸犯焉識》改編成《歸來》，只拍了後半部分，但很多人認為前面的部分比較好。您個人認為呢？

嚴：這小說是一個人心靈史、情感史、思想史和家族史，他的個人歷史和我們國家的近代史緊緊相關，所以我想用一個人的命運、一個人的歷史折射我們這個民族、國家的命運。這一百年來這個民族走過的路和他個人是兩個平行或者交叉的軌跡？

那麼我覺得每個導演看書，你都不可以跟他講這裡我認為寫得比後面好，或者中間寫得比較好。每個導演看同一部小說他會有他認為這個小說裡所含有電影，最開始我聽說會拍上下集，但是上下集也很難把這麼長篇一個小說都拍進去，所以最後拍出來用的是最後的一個框架，讓你透過這個框架這小窗戶，去想像（陸焉識）他經歷了什麼才會到今天和妻子這樣重逢？張藝謀導演他最感動的是後面：這對老夫妻經歷了大半個世紀這種蹉跎走到一起，雖然一個已經不記得，（陸焉識）他在喚醒當中能讓人猜到（馮婉瑜）她忘掉的都是些什麼。所以用不記得來講記得影射記得，這是非常妙的點子。

您怎麼看待鞏俐在《歸來》裡飾演的馮婉瑜形象？因為您小說中用過「中年林黛玉」去形容馮婉瑜？

嚴：因為電影它集中的是最後「歸來」那麼一個已經失憶的形象，我覺得這個馮婉瑜是鞏俐的馮婉瑜，不是我小說裡的，但這個馮婉瑜她照樣有說服力，她在大量苦難之後的這樣一個生命殘局，她把這個殘局的表現，對比之前那種美好善良和她對愛情的忠貞——就只剩下最後一個符號了：等待愛人的回來。

這個人物最後只化為一個符號，她把中間的細節來進行強化一次次重複，就告訴你她是一個這麼堅貞對愛情的女人，她在表現失憶或者似曾相識的時候那種面部表情，你就感到她曾經是那麼愛過，想起這些美好東西的時候是那麼動人，她的每個細節變化，我覺得非常有說服力，所以我也跟著她掉眼淚。

您以西藏為背景寫了很多小說，未來會不會繼續書寫西藏？

嚴：我寫的西藏是寫和我的青春有關係的一些作品，比如說騎兵和當時的軍工女戰士，但真正寫藏族，我不可能寫的，我不懂得他們的文化和歷史，如果我真的想要懂，要去讀很多很多的書、在西藏長期生活很長時間，可能到最後寫得也還不如阿來。他寫得那麼好，這就是他的那塊天吧我想。

您在小說和電影劇本間的準備與心態上有哪些不同之處？

嚴：現在我有點被鞭子趕著往前走，不像我前幾年在非洲、台北，那時候還沒有這麼密切和影視結合，那時候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什麼時候開始就什麼時候開始，所以像我寫《小姨多鶴》的時候三次去日本一直想抓住日本女人的感覺，我現在寫了兩部當代的小說，一部是寫中國大陸賭徒在澳門賭錢的故事，是今年一月份出版——我也是兩三年前聽到這麼一個故事，覺得很魔幻，怎麼有這麼一夜之間就輸掉幾千萬的人？或者有拖着幾億債務就消失了，而且都是很成功的企業家，我覺得這個故事太匪夷所思了，我在國外生活很多年很少聽說大陸這種驚心動魄的故事。

後來我就去澳門賭場去學賭博，學會之後體驗那種驚心動魄的感覺、輸的時候那種痛心。當然我這個人天生對賭博沒什麼興趣，所以我也沒什麼感覺，輸了輸了，贏了也沒有狂喜，但不管怎麼樣我熟悉了怎麼打牌怎麼去贏，因為你要不懂賭錢技術的話，肯定寫不好一個賭徒。所以我既跟賭徒聊也跟捐客聊，這樣聊下來基本算是準備充分了。但依照我過去的節奏我還會等到自己對這樣一個賭徒的細節和生活方式、心理狀態爛熟些再寫。書出來之後銷量還是非常好的，半年達到15萬，電影版權電視劇版權都賣了，對我來說是一個鼓勵，我開始對中國大陸當今的生活感興趣。

我馬上要出版一本《老師好美》寫高考生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的情感畸戀，我覺得這都是現實給我的故事，故事本身都是完整的，只是你不能站在這個人物的鞋子裡作為他來想和感受，我必須要從容地選擇題材到從容地準備題材到從容地寫出來，是一個非常長的必要的狀態。但由於影視和我的文學寫作的密切關係，我正在失去這種從容，我正準備捍衛我的文學寫作的自由。

您和很多導演合作過，影視緣很好，其中哪位和您創作上追求的東西最相近？

嚴：其實這裡有個誤區，很多人覺得我影視緣很好，其實你們要說《陸犯焉識》它能拍電影嗎？我從小說自己是覺得不大可能拍電影的，還有《扶桑》非常抽象非常寫意也很難拍電影，但它的版權一次又一次被賣。這個誤區最開始是李安導演形成的，他最開始買《少女小漁》，幾個月之後李翰祥導演就來找我了，說他想拍《女房東》，那我就覺得《女房東》是個獨角戲，它怎麼能拍電影呢？我就覺得挺奇怪的，又過了幾個月，台灣的朱延平導演買了我的《無非男女》，那這樣就有一種什麼感覺呢？就是趕緊買，不買沒了。昨天晚上我還收到一封影視公司的信，說你還有沒有剩下的沒賣出去的版權，不管是什麼。這就形成了一種可能買到手會有用的認識，其實很多作品他們買回去挺上當的，沒辦法拍。

實際上為什麼會把他們給騙了呢？因為寫作過程中我非常注重視覺，我要讓人看到形狀、顏色，要讓人有觸感氣味，所有的東西我要把那種質感寫出來。所以這可能會讓導演感覺，那個電影可能已經在那了，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因為作為我對文學的寫作，我是希望讀者可以「看到」。我們學寫作的時候老師總是教你see it——特別是學即興寫作的時候，老師一定強調你把你看到的東西，好好地描述出來。這也是我們那個學校的教學風氣。

至於和哪位導演合作最順心，應該是陳沖導演，因為我們看電影就愛看同一種電影，看完以後出了電影院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看看誰先發出第一句評論，一般都是我還在很糊塗的時候，她就有句評論出來了，我就發現和我心裡想要說但還沒說出來的話很默契。所以我們兩個愛讀的書愛看的電影一直到想拍的電影，都很吻合。《天浴》的劇本我在她家住了三個早上就寫完，一萬多字，她就說夠了，之後劇本改了兩遍，就跟玩似的就拍出來了。